



СЕРИЯ ШЕДЕВРО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0-ГО ВЕКА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

铁 流

[苏联] 绥拉菲摩维支 / 著

曹靖华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СЕРИЯ ШЕДЕВРО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0-ГО ВЕКА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

# 铁 流

[苏联] 涅拉菲摩维支 / 著

曹靖华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流/(苏)绥拉菲摩维支著;曹靖华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7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317-3848-0

I. ①铁… II. ①绥…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6342号

铁流

Tieliu

作者/(苏)绥拉菲摩维支

责任编辑/王金秋 赵芳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邮编/150080

地址/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印刷/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字数/197千

版次/2017年7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5317-3848-0

译者/曹靖华

封面设计/安璐 张继星

网址/www.bfwy.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印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47.00元

## 序中译本《铁流》

绥拉菲摩维支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政权是属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都享尽了富贵尊荣。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是艰苦万分、不堪忍受，他们永远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小孩子都死去了。疾病就好像刈草似的把人都刈除了。富人利用可以发财的战争，把千千万万的工农都赶到战场上送命。

工人和农民的眼睛都慢慢睁开了。他们开始明白富人是靠他们的血和汗肥胖起来的，而他们替富人受苦、死亡。于是工人和农民就暴动起来了。

但是，富人们很容易地把暴动镇压下去了，因为工农不会组织暴动，不会广泛地联合群众去对付富人。

只有列宁同志出来创立了共产党以后，这个党才会把工人和贫农组织到伟大的革命队伍里。于是工人和农

民从地主和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权，从富人手里把工厂、土地、房屋、作坊、矿井——把一切财富都夺来，组织了工农政权。于是工人和农民才有可能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一切劳动者来说，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着是最美满不过的了。

可是富人们是不愿屈服的。他们从白党军官中、富农中收买军队，用武力把工农赶到军队里去当兵，于是就同新政权开始了残酷的血战。帝国主义者都帮助着他们，英、法、德、美、意和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都帮助着他们，供给他们军械、军需品、军队。

战争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时苏维埃被迫失败了，有时武装很不好的、服装也很不好的、常常忍饥受饿的革命的苏维埃军队，打败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最后苏维埃军队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外国武装干涉者都彻底战胜了。地主、资产阶级、白党将军、军官都逃亡到外国去了。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都开始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了。

《铁流》——就是这种战争的画面中的一幅。褴褛的、赤足的、饥饿的、差不多连子弹都没有的，带着女人、孩子、老人的革命军队，从敌人的重围里冲了出来。

不幸的不但是他们的武装不好，而且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十分严格的纪律，没有完善的组织，没有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

可是，当他们经过了异常的艰险，经过了残酷的斗争以后，从他们里边锻炼出了惊人的组织力，惊人的纪律性，他们深刻地了解到只有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从死的重围里逃出来，才能得到未来的美好生活。于是他们击败了敌人，同苏维埃的主力军联合到一起了。

这一支红军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在一切的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里发生的——工人和农民将粉碎、消灭自己的血淋淋的凶残的敌人，建设起新社会，在这新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在那里一切政权以及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劳动者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 莫斯科



## 序言

格·涅拉陀夫

瞿秋白译

绥拉菲摩维支要能够创造他这一部诗史，必须要先有一百年来的文学的文化。《铁流》这一部艺术的著作，里面包含了自己时代的人的磨难和怀疑，斗争和痛苦。看绥拉菲摩维支的诗史，就可以知道：比较起我们文学典籍里所反映的生活，现代的生活是已经走得多么远了，十月革命在人的知识和心灵上，已经给了什么样的根本转变和震动。果戈里在《Вий》和《Тарас Бульба》<sup>①</sup>里面所描写的哥萨克，比起绥拉菲摩维支的哥萨克来，真是久远的混沌的过去时代的原始状态的人儿；绥拉菲摩维支的哥萨克，结算起来，却已经是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斗争——就算离着社会主义还远吧。普

<sup>①</sup> 即《地鬼》和《塔拉斯·布尔巴》。——编者注。



希金所写的普加赤夫运动<sup>①</sup>（《甲必丹的女儿》），比起十月革命来，真只算得小小的爆发；而十月革命的巨大的火焰，却用它的辉煌的光芒来照耀《铁流》里面的活的人和死的岩石了。安得列叶夫（《红笑》）和迦尔洵（《四天》）的人物，在血和雾之中走着，只是些该做牺牲的炮灰，并不知道资本的祭师把他们往什么地方送，也不知道送去干什么。《铁流》之中同样是死，是丧失，同样是极严重的痛苦，然而这里已经没有羊子似的驯服，已经没有尽人家糟蹋的个性。正相反，每一个人里面都是十月时代的勇敢的呼吸。

《铁流》诗史的时代是二十世纪的初期，而且内容上也常常使人想起十九世纪初期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绥拉菲摩维支的题材——群众运动和这个运动的目的——比较的广大，可是他的艺术化的形式却比较狭小。托尔斯泰所反映的封建时代，需要广大的布景，单单来论《战争与和平》里面的群众的反映，本来就只能够做一个背景，在这背景上开展着各个人物的详细的心理图画。《战争与和平》之中，群众的行动，对于作

---

<sup>①</sup> 普加赤夫（Пугачев）运动是俄国十八世纪的一次农民大暴动，它的首领是普加赤夫，顿河地方的一个哥萨克。他发动暴动是在一七七三年秋天，利用卡德琳二世（女皇）杀死她丈夫彼得的事实，自称彼得三世，同时，宣布准备废除农奴制度。参加这次运动的人很多，地域也很广，失败于一七七五年。——译者注。

者老实说不是主要的事情；作者所最注意的是彼爱·白朱霍夫、恩德雷·波勒孔斯基、洛斯托夫等等<sup>①</sup>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对于一切事变的态度。而且和封建制度的懒散时代相称的，托尔斯泰所写的行动发展的速度也是很慢慢很懒散的。我们在《铁流》之中所看见的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社会革命的目的和速度非常之伟大。革命把个人的动机推到最远的地方。“内心的经过”退到了最后的地位，显得很琐屑很无聊的了。最主要的——是集体。艺术家完全没有可能来写各个“英雄”的内心的情绪。可是，郭如鹤的形象在这部小说里面仍旧是显现得很清楚的。虽然艺术上的修饰有时候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简直是很随便地写几笔，很粗浅，然而描写出来的景象却是突出的，充满着深刻的动象的。他能够在小小的一部小说里面表现整个的时代，指出革命在群众心理之中起了什么样的根本转变。托尔斯泰，他是忠实于他的阶级的，他对于一般现象都从崇拜封建制度的观点上去观察，所以描写的群众是一个驯服的无知无识的羊群。绥拉菲摩维支忠实于他自己的时代和历史的真理，他所描写的群众就完全是从另一方面着笔的，他写出群众革命意识的生长，写出群众走近十月的道路。郭如鹤所领导的铁一样的队伍行动着，走去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力量联合，

---

① 这些人名都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译者注。

这和枯土左夫将军<sup>①</sup>带着去上屠场的没有定型、没有面目的“灰色畜生”比较起来，有多么大的区别啊！

托尔斯泰这个艺术家，基本上就和封建制度联系着，他所写出来的群众不能不是“炮灰”，不能不是统治阶级手里面的盲目的工具。至于绥拉菲摩维支，基本上就和工农群众联系着，就和他眼前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联系着，他写出来的铁一样的队伍，极有力量地行动着，走向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力量，在道路上形成他们的革命意识。绥拉菲摩维支的群众，可并没有理想化：他们还很保守呢。十月革命的探照灯照耀着古班的难民。

当革命放出无穷的火焰的时候，革命以前的文学界暴露了真正的反动面目。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制度的极深刻的革命崩溃，在旧文学界是没有回声的，是没有支点的。社会革命对于俄国旧文学是外人——俄国的文学，地主贵族和市侩资本主义的文学，在全世界上也占着第一等的地位呢。

而无产阶级的文学还只在烟火之中刚刚生长出来——有些人不大相信会有无产文学，有些人对于无产文学痛恨之至，有些人对于无产文学是老爷式的冷淡态度——无产文学还正在很艰难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呢。

那些脱离群众的孟什维克化的知识分子很自信地宣

---

<sup>①</sup> 枯土左夫将军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译者注。

言：没有无产阶级文学。也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学。

正在这种时候，绥拉菲摩维支给无产阶级文学出版了自己的《铁流》。

真的出于意外的，这本著作不是十月革命战斗之中锻炼出来的青年无产阶级作家做的，而是艺术之中的旧派老手做的。这是新旧艺术的交叉点。旧艺术从它自己的内心，分泌出上升着的阶级的新创作的成分。

《铁流》这部著作，从它的内容和形式来看，都只能产生在苏联，只能够是十月革命的果实。旧时的文学家说，对于艺术家必须有“朝代的灵感”，只有已经事过境迁的事变才可以反映在艺术里来。但是《铁流》里的英雄身上没有平复的创痕还是新鲜的，还闻得着没有停止的国内战争的火药气。同时，这并不是急急忙忙写的日记，而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绥拉菲摩维支很急激地脱离旧的创作方法。说是传奇——又不是传奇，说是演义——又不是演义，说是平话——又不是平话，说是歌行——又不是歌行<sup>①</sup>，这是一本

---

① “传奇”等等的名称都是借译的。传奇——俄文是 Роман，意思是长篇小说，必须是一大部错综复杂的小说。演义——是 Повесть，字义是敷陈叙说，可以是长篇，而大半是中篇。平话——是 Рассказ，字义是讲故事的“讲”的意思，大半是短篇小说，而且用第一人称的时候居多。歌行——是 поэма，本来必须是韵文，长篇诗的形式的小说或戏剧。这里借几个中国字眼，当然是“望文生义”的夹二缠三的译法，和中国原来的这些东西并不相同。——译者注。

艺术创作里从没有见过的形式，完全破坏了一切文学派别所规定的形式和传统。

首先是开展着的事变非常急速，“铁流”的首领郭如鹤铁一样坚决，他要求几千游击队员和几千难民：“走呀，走呀。”绥拉菲摩维支所开展的叙说，正是这压迫不住、停止不下的行动，这个革命的<sup>·</sup>速<sup>·</sup>度<sup>·</sup>绝不容许停顿在思索、怀疑、动摇之中的。他一开始就一分钟也不停止的，绝不削弱读者的注意，展开那一幅一幅的图画。群众的生活表现在绝不休息，绝不静默的行动之中。

绥拉菲摩维支确定了一种创作的方法，就是只把行为和动作做重心的方法。他艺术上所写成的人物，并非经过琐屑的内心分析的方法，而完全是表现在这种人物的具体动作和行为中的。

《铁流》之中，很深刻的、足以决定绥拉菲摩维支创作源泉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并非描写各个的孤立的个人，而是描写这个人 and 群众的相互关系。每个人的面目决定于他在集体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于他对于群众生活行动的参加。这是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之中所运用的。

绍洛霍夫<sup>①</sup>的《静静的顿河》，照创作方法来讲，和《战争与和平》更相像些——同样是叙说之中有几个题材平行地

---

① 现在多译作肖洛霍夫。——编者注。

发展着——尤其是同样把“英雄”放在第一等的地位。《静静的顿河》里面，心理的观察显得更突出，更明白些。而《铁流》这部小说里的动象和比较地没有英雄，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更革命些，更革命而更粗鲁些。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没有艺术上的详细描画的技术，譬如像描画美列霍夫<sup>①</sup>那家人家的那样惊人。可是，革命时代的公律和规模，在这里却感觉得更清楚、更充分，人物并不是主观的个人内心经过的描写，而是从第亚力克谛<sup>②</sup>的生长和环境影响方面着笔的，而且这些人物，是在游击队员转变速度加强的过程之中——国内战争的整个环境所引起的转变之中出现着。

《铁流》里面最根本的艺术结构上的原则，是统一的群众心理。

沉重的脚步声音冲破了寂静，整齐地平均地充满着那蒸热的大地，好像只是一个说不出的高大，说不出的沉重的人，在那里走着，好像只是一个极大的、大得不像是人的心在那里跳着。<sup>③</sup>

① 美列霍夫是《静静的顿河》里面的主人翁。——译者注。

② “第亚力克谛”是 Диалектика 的音译，日本文译作“辩证法”，其实如果意译，不如用“互辩法”，而最好还是音译。——译者注。

③ 这篇序言所引用《铁流》的话，是瞿秋白同志直接从俄文译出的。因此和本书正文虽然内容并无出入，可是在文字的表现方法上不尽相同。——编者注。

还有：

几千几万个人走过去。已经没有什么排、连、营、团——有的只是一个极大的叫不出名字来的整块儿的东西。无数的脚走着，无数的眼睛看着，许多个心变成一个伟大的心在那里跳着。

革命以来的十年之间，哪一个文学家能够把群众内部的一致，斗争所锻炼出来的一致，革命所锻炼出来的一致，表现得这样有力量。

甚至于小孩子也同着所有的群众扑到敌人方面去，叫着：“死！死！……”

教会的地主的统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使劳动群众停止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之中，使他们完全分散，完全没有组织。工厂和工场很沉重的血腥气的锻炼，可是，的确锻炼了无产阶级，使它成为整个的有组织的集体。农民的细小的个人经济，就使农民没有组织的可能，虽然地主阶级剥削得非常严重。只有无产阶级的独裁真正决定了劳动农民的历史命运，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团结成了不能摧毁的革命队伍，去和中心联合起来。而绥拉菲摩维支所写出来的、所肯定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之中这种群众的铁一样的统一。

革命时代的第一个十年，有了不少鲜明的艺术著作——无产阶级的和同路人的——反映着国内战争的各种景象，反

映着革命胜利的刚进和革命的建设。然而这些作品所写的革命，大半也是用英雄来表现的。英雄对于作家是有兴趣的。在英雄身上来表现革命怎样训练出人才来，怎样改变他的宇宙观，怎样磨砺他的阶级本能的锋芒，怎样根本翻转他的旧习惯，这是有趣的、重要的。然而更有趣、更重要的是：发掘那个动力，第亚力克谛地表现极巨大的群众的行动，从艺术上来表现他们的改造，而且这不是在个人自我认识的有限的范围里面，而是在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目的的形成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集体的努力，用集体的方法来实现的。就是各个人的改变和改造——这也是极大的成绩。然而从艺术上来表现，从艺术上来证实那向着总的革命目的前进，在革命斗争之中锻炼出来的几万个人的完全改造——这种任务直到如今还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所不能够担任的。只有革命能够产生并且实现这种任务。

《铁流》里面有它的并不故意拿出来给人看的革命哲学。托尔斯泰和陀斯托叶夫斯基的这种哲学，有的时候表现于作者的论文式的推论，或者放在“英雄”的嘴里，叫“英雄”代替作家说法——而在绥拉菲摩维支，这种哲学却沉默着从行动的本身里面流露出来，从进行着的队伍的目的、期待、成就的本身里面流露出来。这部小说的叙说发露了十月的根底，这十月的根底已经预先决定了这个队伍的阶级道路。托尔斯泰用他的人物“出身名贵”来说服读者，然而他常常



打断了艺术的叙说，例如在《战争与和平》里面，往往写了好几章哲学论文；陀斯托叶夫斯基就要叫《罪与罚》里面的拉斯珂尔尼珂夫，叫《卡拉马左夫兄弟》里面的老和尚左西马，叫《白痴》里面的美史金公爵，叫他们嘴里说出整篇的学术论文和长篇演说，来拥护某种主张。至于绥拉菲摩维支，他一点儿也不在高尚的个人性格上想办法。他写的是革命的动象，这是容许不了拉斯珂尔尼珂夫的那种侵蚀一切的怀疑的——怀疑着能不能够踏着血迹走过去，“究竟是虱子还是人”；革命的动象很自信地牺牲了不止一个没有罪过的小孩子，不怕负责任，因为革命是要求牺牲的：郭如鹤以及整个的队伍都非常之明白：调和是不能够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之中所描写的并不是革命的胜利，也不是革命的失败；甚至于也不是描写革命的建设，不是描写革命建筑的荫架和灰尘的平常日子；他所写的革命，是从人人的平常日子方面着笔，是在母亲的痛苦之中，在还没有散尽的过去时代的黑暗之中，在普通战士的不可避免的严厉和真正的英勇之中——这些极平常的战士，到了必须拼命的环境里面，用自己最后的一滴血去争取站在太阳底下的地位。比较起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在静悄悄的书房里面，开展着、修饰着琐屑的个人幸福，或者个人的不幸的题材——无产阶级的作家在这样的创作任务之中是多么高超，多么灵感！

《铁流》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思想贯穿着：游击队和难民